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魏學曾　陳大科

朱應昌　李頤

金陵黃應登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兵部尚書孫原貞傳　鄭曉

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縣人舉永樂乙未進士授禮部主事遷郎中正統中陞河南叅政進浙江左布政使時閩浙拳盜雖更赦罷兵尚未帖服原貞慶其必反圖上方畧請爲備禦未幾賊果叛發兵征討命叅議軍事乃督兵深入擒其賊首捷聞陞兵部左侍郎叅賛軍務鎮浙江進尚書奉命考福建吏

治遂留鎮焉復與都御史劉廣衡平淛江賊五年仍
鎮浙江天順初以老命致仕　上即位詔進階一級
成化十年十一月卒年八十七訃聞遣官祭葬如例
原貞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
難得云

尚書才寬傳　總督　　永平志

才寬字汝勵遷安人貢士經歷通子也成化戊戌進士年二十知商河縣最陞南京刑部郎中封父如之歷知西安淮安二府多異政決疑獄如神歷副都御史撫甘肅軍民悅西夷服陞工部左侍郎贈祖惠及父如之轉尚書以不附逆瑾出總制三邊以便宜行事軍法嚴峻所向克捷恭游將領稍縮粉其面紅綠其衣巾幗其首游示諸營軍威振肅而含憤者不少矣正德己巳孟冬虜犯邊而躬督戰虜佯敗督軍援山伏起遇害訃聞加太子少保謚襄愍賜祭葬於縣

東二里麼子崇錫衣衛世襲其墓久荒矣萬曆壬午
知縣自夏修之率官僚諸生致祭慰英魂於既往激
頹俗於將來風化攸關識者韙之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姚公鏌墓志銘 總督

翟鑾

公諱鏌字英之東泉乃其別號世家浙江之慈谿大父菊軒公諱悌父樂軒公諱墅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范氏妣胡氏贈俱淑人公生成化乙酉岐嶷有異質即少不好弄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丁樂軒公憂服闋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大宗伯傅文穆公特重公凡奏議皆命公裁訂都下士卿大夫子弟四方髦俊競執經趨座下凡經指授或竊緒餘舉於鄉不可枚數舉禮部至數十百人後至達官布列臺閣藩

省與公相後先甚衆壬戌晉精膳員外郎癸亥擢廣
西按察司僉事督學政廣西邊省士寡聞見公立宣
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公處
給士皆感奮力學衆科第益衆桂人重巫鬼山魈卓
旺善爲變巫覡假以惑民自宗室及閭閻戶皆爲像
以祀公至爲文屏除之痛治諸巫而妖息庚午陞福
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昌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公
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
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一當百先爲國禦賊
戰多死家復爲賊所破有司不知收恤遂擁兵自衛

不復爲用公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公適改督學政
時以兵屬副使楊琠始遇賊戰即北執二裨將以去
於是他賊劉龍蕭盆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
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復得一裨將以歸賊震
讋遂遁迄今汀漳數十年無盜皆公力云與泉建汀
春秋易學孤絕公延明經分教諸邑閩中五經始全
葺大儒書院增廣祀田林栗顔栻冐祀學宮悉斥去
公督學閩桂前後三領璽書士追思公德各立祠祀
之甲戌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旌
其賢是歲十有五人公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鎮守

大璫史泰憚公威名輯斂其下宜慰安萬鍾庭叅股
慄前此未有云凱離宜撫揚友播州宜慰楊斌交惡
友死子弘繼請罪於朝公謂宜量授舊職使撫所部
俾其自新庶善後之計時不用公議凱離遂怨憤舉
出兵攻破播州凡十餘年大抵如公策而後定乙亥
陞福建右布政使廉公斬斬爬剔一切垢汙前守印
章者大慚去陞山東左布政使如福建孤介益與俗
絕五年不以家隨武定州山東南北之衝公謂宜設
兵備官防盜乃上議都御史黃瓚請之朝本兵以不
先白巳謂兵備安能弭盜衆之公謂安有不設官渙

謂不能制盜遂逆止邪更上議竟得俞旨本兵發官價市馬每一疋給銀八兩公謂馬價既減將何所市況解馬之費又倍於此乎遂上奏本兵初不悅既而曰此亦爲民耳自是買馬用銀十五兩以爲常青萊郡災有司不特奏戶部率以限外停格公爲代奏如期由是被荒者皆得減免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十五員公爲條奏極言其弊　上得奏爲下勑戒飭至再民困少紓巡按御史議論與公不合擿拾他事劾公都御史王公璟曰吾山東人稔聞姚廉冢宰陸公完曰今　天子在邊

姚材器不易得柰何求無形罪肆私怨乎御史語塞
時　武宗皇帝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公儲蓄有
素民不告勞　上奇公狀貌錢寧江彬恃寵索賄無
銜公一日公舟觸御舟　上命執之問爲誰舟人以
公對　上曰是美髯者邪釋之銓曹擬公巡撫延綏
都御史　上問兵侍王公憲曰姚鏌南人得無不習
風土憲對曰鏌文武材不擇地而辦庚辰公至榆林
上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交匱各郡皆饑公
酌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公厚撫之月
給糧餉遣人齎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

士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爲用嘉靖壬子虜寇涇陽全陝大震言官舉劾諸鎮將吏　上遣都御史李鉞行邊公乃以遊擊彭英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退　上降勅獎賜白金文綺諸鎮緣此皆貰其罪人謂揄林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是歲陞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癸未適學士君狀元及第公父子一川前後來拜恩朝紳以爲至榮甲申春郊公分獻東海三載考績贈祖若父

如其官蔭子汲為國子生冬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值大同兵變改兵部右侍郎頃之事定乙酉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岑猛者初朝廷調征江西之姚源納賊重賂縱賊逸去後猖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屠戮士官結納逆濠抱諸不軌上恩思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終當取之於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內外鎮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勦之公既至兵備卑弱倉卒調集兵糧訛言洶洶乃遣使檄徵猛兵施其謀且

論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猛愈肆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饒將常好陸綏列十營拒戰公師奮前大破之斬好綏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爲猛傅首南寧捷奏　上嘉公功褒奬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及白金文綺之賜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遣酋盧蘇招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詔赦於公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囚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尚存爲禍非細舘閣大臣信之公重得罪矣丁亥公

以災異乞休遂致政歸自公歸薦者幾二十疏兩京九卿缺銓曹擬公者四乙未陜西三邊缺總制尚書闕老費公薦公公聞命就道延緩望公如甘雨莫不效死公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公乃以去爲請　上允之初公門人遍海内皆捐俸爲公營書院慈之東山公歸讀書其中淡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訃聞　上賜祭葬如例復命學士君乘傳歸皆渥恩云公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齷齪較尺寸復愷悌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問是非不計利害至所守甚介山東藏銀

無標識若干兩吏密送公所公斥之逐上其數監司
延綏民動地得金甓金甲云其中寶貨塡積直數百
萬有欲請之朝實邊公以爲禨命厚封其處易州上
厰督理大臣皆乾沒其中公一正以法未幾前大臣
以子納賂去官閣中大璫豪貴怙威倚勢公峻拒如
山岳不可搖動延綏副總兵紀世楹殺弟公執令必
死世楹傾產行賂從中下其事得末減正德來逆瑾
錢寧輩習汙賤摧折沉溺何限獨公無所染而朝紳
攀緣附麗得至達官公以疎逖介特寸積尺累以登
樞要人以山川靈秀公所鍾獨多故元氣之發所爲

國瑞要非尋常人物例至儒先疑辯政事可否不爲
因仍實然端確蓋馳騁貫穿衡鑑素存故能羽翼前
賢折衷國是卒之日同郡士大夫悲悼謂人百其身
無以易也有文集奏議若干卷藏於家子涞文學器
望受知　聖明閒居憂之日　上愕問者再公之餘
慶如責券然豈偶也哉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聯峯翟公鵬

行狀 態晳

王道中

嘉靖乙巳六月初七日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聯峯翟公卒公諱鵬字志南稱聯峯者號也其先山東武定州人高祖明道從戎撫寧衛遂爲撫寧衛人明道生曾祖貴貴生祖敬敬生父昱昱以公貴贈戶部承德郎主事母王氏封太安人守節奉詔旌表是生公云公生三歲喪父稍長聰穎不凡儀容逈異中正德丁卯鄉試連舉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監九門諫將各門宦豎俱逆瑾黨怙勢橫索無度

公奏復榷鈔之制商民皆便之庚午差延綏實邊時
太監魏彬初擅國而家在榆林諸弟姪橫行三邊欲
專鹽利公設爲搶納之法諸商均獲其利而魏氏獨
無引鹽之及癸酉太安人沒哀毀骨立朝夕食必哭
奠三年弗輟聞者慘然乙亥服闋復除戶部主事榷
鈔河西務適皇店初開而太監于經周昂勢焰薰灼
欲擅鈔利公固不與繼有皇親馬姓者來自京索鈔
利尤亟經語之曰翟主事非他主事比索之亦何爲
往來船戶得免抑勒國課亦加倍往時丙子冬陞江
西司員外郎視十庫先是各庫中侍訴求解戶弗監

其欲不與報收解戶苦之公倡同事者條陳四事痛
革其弊羣臣噏噏亦弗顧戊寅陞河南司郎中旋以
才力調雲南司郎中會運船到淮來阻河西務一帶
漕運把總等官斗出錢寧門下賄緣奏准京通各倉
衛官軍就彼兌支議差堂上官率部屬十餘人前去
監兌侍郎某不欲行更議委公偕主事十人同往既
報命部諸老咸大器重己卯陞河南衛輝知府衛郡
小民少而路當衝要且值歲歉新鄉獲嘉二縣民苦
役差不均逃移過半公至案民隱編蒙孳斥貪僚審
徭役平戶口括荒田均稅糧未幾民皆復業又多方

積穀至五萬石悉以賑饑接受詞訟吏莫容其奸雖
事情重大者亦不隔宿事結吏書止供書寫不得高
下其手民稱爲翟青天云正德末　今上入繼大統
道經於衛大小官使往來蟻織諸凡供應之具皆官
爲設處纖毫不取於民歷任四年前後撫按以賢能
薦者十五疏内舉卓異者三嘉靖改元壬午朝覲通
以署府事知公行囊蕭索設處五百金夜懷以
遺之公自艾曰豈吾素履未孚於人耶通判大慙退
既入覲部院會舉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治行卓異者
十七人公與焉賜羊酒彩幣獎百僚榮之每入朝

夾道爭觀指之曰此衛輝翟知府也四川巡按御史
陳察保調成都府疏至則河南巡撫何公天衢已奏
保調開封矣開封省府民染於僞吏習於奸每遇拘
提人犯百方騙詐聞公將至皆望風遠引下車首訊
究隸決淹獄平反釋放者五百餘人懽聲閧於道路
囹圄幾空無何陞陝西副使整飭洮岷邊備時亦不
刺虜賊數入寇地方殘破堡寨墩臺陷於虜者數十
餘坐虜退遂廢公至竭力修復又設四衛清洮二城
奏留甘涼上班軍士戍守至今地方賴以保障往時
吞路番夷出沒無常守者不能禦至搶去人畜則厚

利驗回以規免罪黠番得利益肆公漸懲前弊勤修
武備平居則推恩以撫之一遇侵犯則督兵追剿
擣其穴由是諸番畏服爲我藩籬丙戌秋亦不剌擁
衆犯洮州公與參將王機設奇斬獲虜首一十四級
衆大挫衂扶創西走數年不敢再犯先後總督巡按
御史各特本奏保堪任邊方巡撫丁亥春陞陝西按
察使公曰惟綱惟紀吾今日司之由是校勘獄牒剪
剔吏蠹掊擊官邪疏滌冤滯積數月法令大行部內
肅然會郃陽王下輔國將軍與鄉官孟給事中奇相
搆訴於　上命內外大臣按之逮繫千餘人左都御

史張公潤知非公不能問遂委焉公不吐不茹勘情定擬衆皆輸服郃陽縣有村豪崔文者恃財暴橫淫毒於鄉欲得鄉人樊玉牛不遂誣以盜木送官其妻泣救當被毆死反誣玉殺圖賴會同村李剛家夜被强盜劫財文即誣玉同盜賄囑縣官酷訊誣服淹禁十餘年每遇會審文即避去餘證畏文不敢吐實是年會審公獨其兗嚴行捕文知不可逃乃自縊諸證人始敢盡言玉得釋人皆稱爲神明戊子春陞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寧夏寧夏承安化之變將士驕惰邊方廢弛公至勵忠勇發奸伏興利害先是軍士欲

偷安者率習匠藝占役於鎮守各將領私宅其差守
墩者類皆貧寒老稚甲去乙來頻年不歇甚至夫撥
守墩妻爲坐鋪公至盡將前項占役查出共得二千
二百七十六人定爲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
安閑間有野雞臺等二十餘墩孤懸境外數年不守
地方往往失事公盡復之照前撥軍輪守迄今遵行
先年虜中走回人口帶來馬匹俱爲諸將所有公則
官爲估價易買查給無馬官軍騎征其不堪騎征者
給發各驛走遞寧夏舊規春修渠壩引水灌田秋採
野草收積備用一時城狐社鼠之徒臨饑則影避應

利則競趨公力任恩怨均其勞利境內歲大侵軍餘洶洶然無以為食百方賑救闔鎮饑民賴以全活民之感恩至有設位焚香而祝者己丑夏蝗為苗害民患之公齋戒禱於神其夕忽大雷震明日起視則蝗若掃除者人甚異之在鎮三年前後建議甚多其大者如黜貪殘以安地方禁襍役以杜邊釁復鹽馬以濟實用處驛站以蘇軍困設寨隘以據要害等事皆大有裨於邊方然性鯁鯁與總督晉溪王公相齟齬戊寅地方失事具責按劾總兵官趙瑛瑛素善晉溪教以訴疏排詆欲中以禍賴清議止於革任公既罷

歸一切國事問論姓名不通於公府家居罷後樂園構舍於其中日以讀書賦詩為事林居十二年前後撫按暨科道連章論薦二十餘疏時桂洲夏公當國聞公名數問人或勸之一通名而公竟不為動歲辛丑大虜擁衆屠掠山西守臣孫[illegible]至告急用薦者詔以原職整飭北直隸山西河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璽書云朝廷以爾素秉忠誠兼通韜略特茲起用公聞命即日戒行曰義不辭難人臣之節也時虜犯石州甚急公即飛檄調發延綏遊擊劉[illegible]統高尚志官軍過剿首挫其鋒斬獲首級一十四顆奪獲虎器牛

乎無虜遂沮喪旋即引去地方以寧復命還京郎
懇疏求退朝廷溫旨留之壬寅四月推陞兵部右侍
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首疏預集兵馬亟處軍餉招撫叛亡申明賞罰四
事俱蒙嘉納時桂洲夏公石門翟公並相而桂洲尤
用事權傾中外凡召用及遷官者皆贄以厚賄公惟
執常禮見之一見後絕不與通既陞宣大陛辭遂行遂
大衛之五月初督臨宣府宣大地方連年重罹大虜
挫衄官軍喪氣開降人節報大虜待時入寇人心洶
洶公據兵部議預請兵糧以禦虜患疏上不報革回

原籍閑住遂廢總督不復設實出桂洲票擬公得報
欣然歸田若將終焉七月初大虜果深入山西地方
大肆憑凌時桂洲罷相朝廷復用廷推詔起照前總
督益以山東河南並聽節制事權比前加重焉公既
督臨巡歷諸邊舉智勇斥庸懦塡什伍足芻糧明賞
罰嚴號令聳斥堠謹烽諜惟日孜孜不遑寧處國初
大同有大邊二邊牆屹然華夷巨防邇來蕩爲平地
黠虜由是三年五入漫無阻滯冢宰松皐許公建議
欲傾天下財力修築廷議難之公乃建議挑修壕牆
一道深廣各二丈且壘土爲牆高復倍之延袤三百

九十餘里添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
座添設守備操守十四員起蓋營房一千五百間得
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地募軍每軍給地五十畝
得軍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費殆數十萬計功賜
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大同迄今無大舉公之功也
二十二年三月欽依空運京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
貯於懷來分給宣大各就彼關支大同距懷來一千
二百餘里計米一石纔勾脚價盤費公奏將米盡留
宣府却將宣府召買銀兩發大同給放月糧彼此兩
利人皆稱便宣府一鎮拱護陵寢然邊防單薄公殊

憂之乃疏請於要害修築土石大牆一道墩臺八十八座敵臺三座墩房七十八間越牆二座功完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山西三關節年修邊皆用帑銀二十萬兩動勞閭右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公奏軍門聽用主事劉熹督同各鎮主客撥邊官軍壯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邊牆挑穵壕塹各十萬丈營盤二十處周圍牆共三千一百二十五丈墩一十一座敵臺六座修補舊牆壞塹不可勝計以上工役纖毫無費於帑銀而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穽深溝險如天塹山西無復虜患民有依賴山西三關中爲寧

武應門在其東偏關居其西西路六堡綫二百里自參將以下置有守臣八人東路十八隘口延袤四百里則止代州設有守備廣武站設有備禦各一員東西藩籬懸絕故節年大虜入寇山西率由東路白草溝夾柳樹横嶺背等處公奏改神池參將於代州移代州守備於廣武站改北樓口備禦爲守備移駐平刑關而與廣武站守備分管十八隘口又於北樓口添設遊擊應州添設參將各一員於是東路始有守臣六人募兵增戍據紫荆倒馬之衝爲畿輔保障與爲國之遠猷也往年各鎮官軍月糧多缺甚有七八

月不得關支者公力為奏請補給按月支放人皆感
奮期於一戰前此黠虜三年五入越太原歷遼沁屠
鹵生靈計幾百萬自公督臨虜雖垂涎外望不敢近
邊癸卯十二月內蒙　皇上軫念虜賊遠遁疆場戢
寧賜璽書褒獎仍賜彩衣一襲二十三年春二月巡
邊至宣府議復松居二堡值虜侵犯督兵追勦斬獲
虜首五十一顆內酋首一顆提聞璽書褒異進秩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本年七月內大同總兵官周尚文遵照軍門鈞
帖陳兵設伏未幾虜入伏兵四集斬獲虜首五十二

[illegible]處附行勘未報本年九月初順天巡撫朱公方請
薊鎮防秋客兵東堵議擬覆題并將宣大三關主
客官兵盡行掣散明文到日公仍行各鎮遠探的確
未知虜營防禦主兵方可掣放宣府鎮巡止據兵部
明文掣兵不復哨探亦不復設備虜賊測知遂於十
月初九日由膳房堡拆牆入境十一日報到軍門虜
已南下至蔚州地方公卽時發朔州督軍迎賊拒遏
夜半至馬邑縣調發各鎮將官統領兵馬隨賊截殺
并行保定總兵官周徹整搠兵馬赴紫荊關浮圖峪
守把隘口親詣渾源廣靈調度進剿由是諸將感奮

殺相血戰各營斬獲虜首共計二百八十二顆又設賞生擒逆酋王三奪獲夷器達馬無算人人皆謂豈大數十年來僅有此捷罔弗爲公賀捷音未上而逮繫之命下地方老稚無不泣下沾衣蓋公之罹此始於邵承之嫁禍成於東塘之誣罪竟致感疾而終痛哉公儀容山立議論風生爲志三代以下人物若將有不屑然者當大事臨利害勇斷敢爲無能阻撓口未嘗以清白爲言自常祿外纖芥無苟取雖贄儀情不能却者必如其直答之開府朔州自奉甚儉各鎮供億有餘銀仍發所司註籍稽考不唯不取而且禁

人侵漁也乙巳欽差科道前去宣大查盤節年邊儲先後巡撫總督俱被衆劾獨公出納明愼無分文破冒緣事總兵官白爵具辯奉旨行公查勘爵懇司禮太監張公佐遺書求援且亟致黃金一百辭曰密朱公初不覺受之既覺即呼其人而反之竟從公按覈不少假借今送金人張軒尚在剛介如此則其人品可知矣享年六十有五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諡襄毅潘公鑑神道碑　采木　嚴　嵩

嘉靖辛丑夏詔重建　太廟遴選採木大臣僉議工部侍郎潘公前建　七陵及奉先殿實董採木之役績有成効宜無踰潘公者而公謁告居里於是得旨起公於家公受命遄發沿襄漢涉風濤衝冒霧露以往來川貴之間深林穹谷鳥道巉巖崎嶔之境躬自援歷不以勤辭公計廣精審區畫有條微發不滯以故人樂於從事不二年獲尋丈大木三百有奇餘木皆稱嶄成賜白金綵幣進工部尚書回籍需用未

幾起公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前在蜀過勞得疾至是疾益加行次饒州乃連疏乞休歸而以嘉靖甲辰九月十一日卒於正寢計聞

上深憫悼命有司諭祭營葬特贈官保一品謚襄毅蓋異數云公諱鑑字希古徽之婺源人初家食與從父令少司馬珍兄少司馬旦弟僉憲選更相切磨篤志績學年十四代父兄執門戶役上書縣令令試其文奇之既領應天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寺副正福建按察僉事丁內艱復除四川改浙江僉事陞貴州按察副使丁外艱復除河南

信陽兵備陞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陞江西右布政使
四川左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遂改工部
右侍郎督木以至今官公初在閩有寇蘇秉規糾亡
命稱大嗹哪據海島爲患公分巡其地討平之南安
盜起攻仙遊城將官受檄逗遛不進乃自擐甲檄興
泉民兵伏其歸路邀擊斬獲殆盡福州戍卒作亂勢
猖獗公設方畧擒捕會邵武卒亦叛則單車馳往諭
之而叛者始定於是公名藉起撫蜀以諸縣衛賦輕
重無等吏緣爲奸爲畫一法著之令甲賦賴以平鹽
井麗江兩酋相仇殺公約雲南撫臣持檄諭之即解

請內轄關南路馬興率衆逼蜀境蠻落十五寨咸負山谷相結爲援公密授總兵等方畧以兵塞諸要遂帥精騎擣平其巢事聞賜白金彩幣公在蜀久知地里險易察於民俗之宜周知夷情之變凡撫循安輯通商便民及詰兵撫夷之政大者驛聞小者案舉其治蜀論者謂有張乖崖之風爲督木事完奏言湖廣川貴諸府其民疲於採辦困憊不得息請量議蠲復

朝廷從之兩廣之起　上意簡在特重用之而公弗祿矣公儀觀修挺性爽易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勤潔白之操始終一致

馬生成化壬寅年六十有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少保謚襄敏石岡王公以旂行狀

謝少南

公姓王氏諱以旂字士招別號石岡應天江寧人也其先吳人元末有了夢處士者以貲雄姑蘇間生子材　天兵下張士誠軍亂不知所終遺婺狄年二十子民產纔數月矢志與守洪武初徙閭右實京師民在徙中遂奉母占籍江寧從翰林王汝玉鄉幼亨苑敬先學通五經不仕事母以孝聞人稱安節先生公曾祖也民生能能生綸應天庠生累舉不第是爲公

父自民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母毛祖母顧母紀繼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廣頟豐頤吐音如鐘六歲就傅號頴異十歲遭紀夫人喪哀痛如成人弱冠選充應天府學生才名茂起鄉先生金公澤時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蓋預占遠大云正德庚午舉鄉薦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嘗數攻縣流賊復南入江掠船張旗幟剽劫庫獄郡邑戒嚴上高故無城難守公至集鄉兵弱與訓練扼要害之所遍置鐵蒺藜以拒衝犯又多揚

聲疑華林華林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巳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民始幸保有室家踰年諸賊平公益省刑薄賦下休息之令積一切所不急悉屢罷庭訟日簡縣大治薦書三四上以卓異行取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蘭州彭公澤掌院事凡器重公有咨白退必目送之嘗語公曰勉旃此位勿愁不坐戊寅巡按河南明年巳卯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閹劉璟者濠黨也陰約爲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閹言謂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擒滅河南罷試無名遂事

事如故璟又傳　武廟親征道自汴出輒下牒取藩
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制邀公會議撫臺
者業已覆聽公執不可謂　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
緩然　天子御六龍必戒前路勑至圖之未晚今擬
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叵測璟沮
庚辰正月璟遂詔公同三司籍璟僉曰往時若聽取
藏銀今將奈何嘉靖壬午巡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
劫安溪永春延及尤溪勢日張公檄分守福寧參議
某及都指揮某選兵勦之月餘平復值鄉試過勞受
濕病足軟癸未遂上奏養疾甲申劉夫人喪制滿有

司敕勸駕先是公父感風痺不能離左右再奏乞終
養得請家居十年撫按交章薦公弘才醇孝宜就擢
南京一堂官以成公志未幾父卒壬辰服闋仍補河
南道尋受勅督北畿學校時行沙汰新例又拔貢前
提督者刻核拂羣情公銜命出千人擁道一一調停
之士心慰悅甫十閱月擢南京太僕寺少卿甲午吷
太僕寺尋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
上祀山陵賚日百出公初至裁理截然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己亥春　上大狩承天公
督所屬備供應兩有金幣之賚時有議革撫治者公

爲繪四省交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
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
歲徐呂洪涸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都臺以聞臺
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
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
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
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
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籍
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

諫言爲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櫃復廢畜洩有規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淺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　上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之邦持重自守乃屏騶從清庶獄出入孫衕舊宅在聚寶門外公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聚寶門繁盛多覯故宜避之昔張湛入里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不置己意中外翕然稱平恕夏病瘍滿三月疏辭解任荷　溫旨勉留瘍尋瘥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參侯伯至百戶千

參彭二公知八

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軍官多貧責辦不易遲疑罰值
熱歲詔至即承德意悉蠲除之歡聲滿道丙午召入
爲工部尚書至則首却呈樣瓷器琉璃河圖明闕工
興經營節省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
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
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軍務尋知武舉先是
陝西總督侍郎曾公銑倡議復套巳奉命集議公至
部謂河套中國故疆討賊本兵職任況訓兵馬積芻
糧雖不復套亦不可巳覆疏入時　上知復套非易

戊申正月六日　旨出逮銑即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銑任公十一日即陛辭星馳入關亟罷郡縣派辦軍需停諸造作器具釋取解匠藝諸色人蓋前此徵發頗涉嚴急故首及之軍中務為鎮靜凡邀功生事之言新進喜事之夫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之守示夷虜誠信之心雖初履邊塞倉卒建纛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每一舉事中機宜如延安奏設遊擊一員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共四員岷州設判官一員文縣叅將改分守靈州叅將移駐橫城平虜西寧二

沈番 濱隅 外

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甘肅關廂爲哈密熟番留住種類日繁畜患叵測公同都御史楊公博廉關外若干里鉢和寺等地可田可廬召諸番族諭以華夷相安之義爲繕廬室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數十年腥羶一旦廓清潛弭中國後患厥功偉焉自二十七年二月公入鎭至三十二年三月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其小小剽掠公復多方設備戰守預定戊申二月虜犯山丹巳

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
師逐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戊戌虜擾磨石移
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凉鎮永是役斬首一
百三級葢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
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
于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
火燒溝神塘嶺巳酉番賊出没境上斬一十五級庚
戌番賊再犯調兵甘凉斬五十七級辛亥再擾斬三
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
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許哇子

谷廷丙輩及番族某輩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開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窑寨四千六百四所墩臺一十二座築完瓦楂梁及蘭州邊墻共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公自臨邊政務無巨細親加裁定憂危之心時刻不忘故血氣日耗膚體日削癸丑春病劇巡撫賈公巡按姚公代爲具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

嵩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惟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以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以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下所司議易名賜謚襄敏遣行人陳志治塋域仍廕一子入監讀書蓋異數也距生成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劉繼江始封孺人再封恭人與劉並累贈一品夫人俱先卒再繼李子男四長管次籥俱江出次贊次竹李出管籥贊竹俱官生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攷稿

督府稿總督奏議若干卷行於世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公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事必躬親雖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歡心雖介節凜然不渝而幾微不見顏色尤厚宗族從弟姪恩育周至爲丁書入京浙東光問閩鄉友蔣淮者三喪厝遠寓寺時撫舟已踰百里亟命放舟留五日出俸易棺具拮据買舟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公鄉行最著不備載而鄉人口傳實繁南都自開國來文臣致一品生而繫玉者逮公纔兩人然以功名終靡及四子卹典備厚則公一人而已公捐廨

時少南適督學關中預聞經略大都歸櫬出西安會
發舉啼泣委狀謹掇其凡如右俟立言大君子采撰
銘傳碑表俾永有聞於世世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南淵楊公守禮墓志銘　總督　瞿景淳

公諱守禮字秉節號南淵其先山西霍州人也在國初公高祖諱敬先始徙保安曾祖諱謙祖諱璀璀仕爲蒲城縣丞父諱通仕至鞏昌府通判自璀再徙蒲州故今爲蒲州人公生而岐嶷才敏過人讀書過目輒成誦早歲即有聲郡庠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會洛魏盜起朝議以畿輔宜得嚴明吏任兵備乃陞公河南按察司僉事俾駐洛魏盜尋解散人多其才既而以父憂去

服除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時荆州有大盜聚衆横行湖湘間郡縣不能制乃陞公副使俾駐荆州公至絶不言盜賊事候分布已定乃一舉縛之衆以爲神會以芮傑事忤執政遂以微文中公謫判四川叙州府是年華陽饑民多流亡巡撫唐公奏公任成都知府多方賑恤流民底定以功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尋陞陝西按察使治陝一年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乃陞山東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四川蠻夷擾亂天子以公在蜀有威信特命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單車入蜀親歷營寨激勵將士不三

月遂誅元兇五寨悉平方議酬公會藩司張文魁與
公故有隙奏請廻避凡摘公他事因謫為河南左叅
政公累有大功謫不以罪薦者益力乃擢為浙江按
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復改山東左俱未任乃命
公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寧夏時虜酋吉囊駐牧寧夏
歳苦侵掠鎮兵復多規内徙公至則稽舊籍以實軍
伍復闗隘以扼虜衝併屯戍以寛士力歳中再獲功
捕斬首二百餘級虜遂不敢復犯會總督缺 天子
即命公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尋加兵部尚書
公既習知夷情凡所指授多中機宜又毎譲功於人

人益樂爲用初陳邊務以固守爲先比虜入公已成
備不獲逞多遭挫衂後虜連年東寇山西詔抽延綏
兵互爲犄角虜遂乘虛直犯花馬池花馬池据三邊
要衝虜自計必可入公率衆乘城激以重賞仍出精
騎置陣直當虜營旗幟精明鼓角諠亮虜來薄輒斃
我矢石遂逡巡遁去君子謂公功於是爲多使虜得
入即戰而捷所損已多況未必捷也公在鎮幾三年
天子五降勑嘉奬賜以銀幣㝡後陞太子少保會
太淑人李氏卒以憂去任詔遣官葬祭㴱人以爲榮
公凡兩任右副都御史在寧夏時乃獲贈祖權父通

俱右副都御史祖母吳氏嫡母高氏生母李氏俱太淑人云既終制天下望公復用每六卿缺必推公公亦不敢一日忘 朝廷歲庚戌虜犯京師公聞即馳赴至中途聞命乃止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公府城南十餘里有山曰東盤泉石佳勝公築精舍偃息吟嘯其中或經月不還親舊從之游輒傾倒不倦頌其功則嘿不應人之望公如安石之在東山云公沉毅有謀事至立決皆若素定尤好推薦賢能常若不及故所至能以功名顯於世然性剛方恥諧俗取容故屢蹶屢起用有不究君子惜之歲乙卯秦晉地大震頑

民嚻起摽掠公授諸守禦官以方畧折其萌芽衆賴以安無何公亦卒是歲丁巳公遺孤走京師請卹典

詔採禮臣議賜祭葬如例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穀原

蘇公祐行狀　總督　于慎行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而居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恩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祈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臥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

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郡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畧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才名益著辛巳丁外艱嘉靖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塘長使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參伍定役役遂稱平吳俗奢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大治部使表吳治行章八九上矣以間

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穀亭穀亭人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旦日視之公舟在焉服闋補東鹿東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沉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置之法明日財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令東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詔至拜廣東道監察御史癸巳中丞王公以奏疏過誤元日下吏公偕諸御史論救皆得廷杖無何出按宣大至而大同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賊殺總兵李瑾因脇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爲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

憤曰瓘卽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　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悃立遣將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巳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何趣下卽免不者種族矣久之鎭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嘆曰尚爲賊游說耶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因前密訴曰七人者城中非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公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於是其魁馬昇楊林窘斫

黄鎮等傳首出獻門闕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父老
幼俯伏焚香塡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公曰苟不推
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追賊耳何
以兵爲閙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噤不敢發
公輒與中丞樊公會驅亂軍於市日中戮之大同遂
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公因出行邊以林
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
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
則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焉乙未出按江北江北大
旱疏請大司農金六萬振貸民賴以濟每出行部

戒郡邑吏卒送而不逆因著爲式符離集故有河患公築石堤十里人號蘇堤如抗丁酉按山西監臨省試以得人稱録大辟減死五十餘人代還掌河南道河南道者法擢九卿同臺或忌之薦以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士衆歲試數月而徧日閲數百卷皆有評駁至面語諸生率能背誦決其科名次第錙銖不爽凡所奬進皆一時名流多顯於世壬寅擢山西參政分理鴈門三關廷臣薦公可當大任晉大理少卿乙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均徭賦省供億革冒濫民用寬裕右轄以寧丁未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西協守及督田奏功兩賜金幣進秩一等成寧武關城巳酉召入為刑部侍郎巳改兵部庚戌轉左考績二代錫如其品廕孫榮國子生無何以所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秋虜犯京師率三鎮兵入援斬首虜數十奪馬牛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廕孫宋國子生辛亥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在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貴寵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前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密從

單也吾又且朝暮罷歸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考進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有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五十文幣四雙孫緊改廕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憚其威幾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夔皆拔自行伍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陷虜幕府者懼則奏功不請兵糧樵蘇後期故及於敗本兵亦素有郤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歸

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尚書時嘗爲
公所論根公從中主之削藉爲庶人隆慶丁卯　今
上即位詔予冠帶戊辰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
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
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
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
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
有膽畧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博覽羣藉游心千
古爲文辭歌詩遒麗典雅海内以爲名家所著有孫
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裒集穀原詩文草奏疏遒

旂瑣言等書

許恭襄公論傳

汪道昆

當世世家首稱靈寶許氏蓋始作襄毅公代與則莊敏公文簡公恭襄公並以勲伐名世不佞得罪郎吏再得事恭襄公襄毅公有子如高陽公其季也高太夫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操戈布陣爲戲喜談兵始就外傅善屬文襄毅公心奇之旣冠而字之曰廷議正德己卯舉鄉試第四人越七年成進士奉使銜楡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驅沙漠封狼居胥出理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列卿試例格臺垣尋進職方旣終高太夫人喪補禮

部奏部進九邊圖論 世宗嘉納之歲庚子由尚書
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丞釋囚汪敬
劉鎮冤獄會邊事起南京交薦公可備忘邊允推京
兆撫臣詔畧公名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公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
要以振律宜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練攢椿伺秋
士馬一新自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公
督將士設伏出奇斬自通事及首虜四十人捷聞進
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歷諸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造
營房計出百全營陴可守矣以勞致疾請告歸庚戌

虜大入薄郊闕廷臣奉詔薦公可屬大事　上悉問
圖論驗公悉見亟召公分宜故不可公公羈闕下踰
年得命出撫山西公籌山西一如籌薊上書力郤互
市厚戍嚴關疊疊數十章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
火列拒馬佃營田都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矣
虜犯柞子塢不得入乃伺大同龍鬚墩公集精銳邀
擊之虜掠復入公親援鼓護軍血戰以捷聞詔進兵
部右侍郎賜金幣獎諭壬子八月虜犯紫荊關公督
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虜聞而遁時公業已受召協
理京營會城京師公奉璽書爲植不佞越在版築從

公開旋比訖工公不與貲時雲中上谷饑甚釋械者出公督府且奔公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公策曰治亂如治絲也急之益棼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間伍乃輯公疏其狀乞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坐側公既至申令誓師吾家世受國恩直將奉不肖之軀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避彊場而就市曹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既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支通鹽筴足芻糧廣轉輸密綜核妖民呂鶴結虜入公決策擒鶴斬之獻馘者四十詔進右都御史鶴既誅虜旋馬西向公既敗之紫塞八角

堡追襲俘馘百七十有奇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
襲錦衣衛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瓦窯口公
業已完聚備之虜嘗我車伴遁旋入公督諸軍奮擊
俘馘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
四十萬衆寇山西公分部發兵遣輕騎搗其穴據險
設伏夜出銳師破其營虜狼籍分崩死傷不可勝紀
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公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鋪出
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
潰墜崖塡谷骨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
火鼓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公乘勝躡之俘

撫者五百三十詔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正千戶

上益多公伐召入為部尚書於時北虜南倭警息

日至　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羣議下本兵公析其求

上平倭尤事諸軍謹奉廟畧悉中機宜丙辰倭入淮

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本兵受成苗寇盧

阿項粵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陳孔榮各負固稱

兵有司遞上變公決策誅首事者餘黨悉平　上故

眷公習兵下手札問邊方大計公撮其要七事以對

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圍不解公陳六事五

要大率主於振厲積衰責成專任言者倀倀告急請

罷本兵械者主之公遂免已未虜大掠濼西 上曰
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驩聲震邊
聞公通上便宜申條約一如嚮法庚申虜酋把都兒
辛愛大舉分寇東西 公業已完繕亭障簡練部伍不
遺餘力虜窺不得間入夏不解春防無何大水嚙
豕稍騎傳諸堞計無堅不瑕公登陴誓諸軍力戰而
郤追至叚伏嶺俘馘以聞 上賜金幣廕中尋下璽
命械者無所釋適以虛報邀功轞獻六俘面詰乃殺
公既經畧邊徼分為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衝援
為主守分兵奇正為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列戍嗷

敷待餉公為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擿公遂罷公核諸卑實無關出入乃已丙寅冬十月公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昔在庚子公守南宮一羽人遺公素稱默齋大司馬默齋公別號也歷十有七年而徵當公飾巾一日星若盤盂隕西北殆亦天授豈惟世德乎哉公故於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千餘其旗纛車馬器仗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邊牆以里計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顧襄

殺阨於寺人恭襄阨於執政卒使齋志以沒厎績未逞其成其衙是或天道得全難矣　穆考卽位公子倓詣闕上書詔復故秩謚恭襄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營葬

胡公宗憲勦徐海本末　　　　茅　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椗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遏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宿拓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客美

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急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鶴湖王涇之間而殲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

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客兵土兵衛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鬪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譟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把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

禮霍貫道等亦已絕餉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覘而知益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手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

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刧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附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勿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

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承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概以銀牌綺幣厚遺之謝酋

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為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拓林賊陳東黨也篤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許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僵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口狥城上

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兵所殺傷賊亦
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
為繩索圜撞竿所擊故竊處竿至即繙挽以上斬之
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
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稍與稍稍引去圍始
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
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
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見恭情固急業
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
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晃勒兵自湖

州人壁烏鎮叅將丁璀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揮樂增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遏而公業遣諜翻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論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鬨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

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有爲肺腑
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
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
則阮公業已出桐鄉間東渡錢塘狥會稽諸下邑擊
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
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孼間雖狃而內附中國不可
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
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説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
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
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

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詞海謂海既内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逐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邀擊益内怖日輸款於公遂著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庵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

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徐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因中令其詐為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深

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追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孚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君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啗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

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鑄以故約復於胡公
葉麻與陳東相攀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
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奪海亦自度縱
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
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
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
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譟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
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
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
艘令得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

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率摽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

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
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拜次
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
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
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
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
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摩矯遣之而出是日
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忽恚
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彊膓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
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閻謀不

勦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伍鷙難卽破永保兵猶遁遯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卽倣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讙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追故耳闘沈家庄

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瞯之適海遣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問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瞯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鬨之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猜而鬨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嘗

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猜郤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
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敵壘下
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
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
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
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
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
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
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

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纆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困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閑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為之狀

於海上而困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擒
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撓公手曰不殺海
吾兩人無以仗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譊口
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少保胡公誄 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
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
呼哀哉三台中坼大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睊
天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捨佩捐珥者充閭輟相

與謡者載路雖哀鄧劈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冉服使蝟猾内扇鯨鯢肆毒吳越兵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介美恩田之足椎結髽首負毒弩而横戈投石超距挽强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獷弩百吏不前譬之匹侖負

矢而百黎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
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難并
析骸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　天子震
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
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
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
以刑罰於時賊逼檇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
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於毒賊果自倭不戰而斃
於是授畫菑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
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

踏軍搴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嬰脰陸擴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龍山之捷皇覆四抗夷魄盡梳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城紛霈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薙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集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旻刪之警矣　天子嘉乃于襄之勛使正圻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叙從光融異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彤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啟暉太陽戢耀葱聚來代收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填溝壑 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變汙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鄭良鑑鴆之公遂卒於獄焉嗚呼哀哉蘭蕙傾頹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踴是故士治受誣於王渾安西含冤於鍾會耽雖積釁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

然矣嗚呼哀哉屬者　先帝賓天　今上繼序舊宄佩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黄原覆盆寢日伏闕抄呂强之書段頻之功莫發巖天之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生提章衞郭亮之風變服媿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天禀上才爲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蕋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孜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浙安晉徙代鴻鴈閩家襲

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江寔光祖德皇上
令公英英抵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慨慷閎廓
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響再綰
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
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特
與越申禍無良東鯢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陳 [illegible]
徐王大亂之剿苛我陲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
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闔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
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賦積年歲覆軍
殄將知勇俱廢緊法干典逋誅大吏駭薄舊京　皇

帝震赫聲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衆集
維寇孔之危事不啻維敢先對昔有條章節帝之內
帝曰汝寇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
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統紀糾刑明罰肇末塼
本晢清江裔以報　天子公曰雅瞿椎牛饗士均服
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羣兇
就殪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緊昔王涇何戰之鏖裝露
橈船供儲酒醪穴毒瓶觚醒湎羣梟三軍鬪志鬬虓
百倍露布日揚賊為燋碎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要

勝威雷擊霆震於鐵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忠明
軍率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
及謀勇不程力玩弄掌股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
處畫褊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
頭眉使當履蹈宜法勒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饑噉
江涤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殍
駱血鼓音不息愴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
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　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
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轂
閫便宜公曰臣意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

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將內孽叫囂狂啜穴裏外伏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維禍鼓變心不可畜倫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作圖謀博盡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犯右壯迭用周旋機弗恒究賄成間使戟堅文降約辭遜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掌孤城闔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揃鏟大憝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姦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萊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

黠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孝懸我公公定再造東岱匪庸勲載銘府彝鍰鼎鑄方仲叔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宫並揭式胙茅上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儀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栽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蕭牆怨郎內寡休休外乏譭謗抹撥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為罪移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雖功寬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羣輕折軸悲何以堪乃象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中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

東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賞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徽基厚墉崇朝而壞逐旬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倜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　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薏葬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淨柔與哀殞喪我心悍悍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撥不善過賓家覆身殁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埋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東傳 總督　　　　實錄

總督宣大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東山東朝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陞河南僉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陝西三邊以疾歸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三年遷禮部事未幾陞戶部　書改南京兵部召還以本部協理戎政已復總督宣大在鎮四年　上常遣中使饋食慰勞璽書褒奬命兼督宣大薊遼等六鎮至是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卒於懷來賜祭

葬如例贈少保謚恭襄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謚恭襄毅菴石公茂華墓志銘　總督于慎行

石恭襄公者青州益都人也諱茂華字君采號毅菴其家世著者自澤州公瑛始澤州公生銘以詩魁東省仕河間府通判河間公生存禮第進士仕紹興府知府是爲公大父紹興公生麟號富亭公舉明經不仕是爲公父富亭公元配曰公夫人公夫人無出佐室曰張夫人公之母也公少而岐嶷警敏舉止端毅偉然成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辭濡毫立就紹興公心奇之垂髫補博士弟子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明

年甲辰第進士授濬縣知縣年方弱冠守三輔大邑節浮權奸興學育才不事鉤摘而能得情實他邑有訟不決請下濬治莫不稱平召入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幸用事奴客請匄譁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治粟鸞實無意出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恫以軍興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軍且出辛以輜重先行必無後變公笑曰老兵虛喝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郎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還部主視太倉方大司徒器而亟稱之歷員外郎中六年擢爲

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敗惟公馬首是瞻何所逃死文華亦沮其後倭寇再至公皆敗走之上首虜數百級加秩一階已未遷山西按察副使未行丁外艱歸廣陵父老遮道哭泣去而尸祝之壬戌復除河南副使甲子擢陝西參政丙寅進按察使再閱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居藩臬用簡易肅整爲僚屬倡所

在翁然稱之其未至甘[illegible]也轅門之卒嘗以餉不時給甲而羣譟公既下車[illegible]殲其魁數人一軍懾伏莫敢忤視其後虜嘗一入發兵敗之上首虜數百級丁大母劉夫人憂去位會虜陷汾石三晉大敝朝廷求才臣往撫又以屬公虜大酋入塞謀襲老營堡堡之黠卒門焉公命副將郭琥以兵先入縛卒於獄明日虜來城有備矣辛未入爲兵部左右侍郎所圖畫事宜悉中窾綮楊襄毅公倚之癸酉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秦塞延袤五千里北與胡搆西控諸羌其難甚[illegible]北邊公之往也

雲中和市初成套酋以甘寧二鎮市所要求賜物欲覰其左方邊無以難也公諭以西北邊嬴縮不同與爲期約不使越額而徽結以恩酋稽顙受要束無敢驁語久之羌夷作梗盜吏民馬牛道塞不通公焚其部殲焉其旁七十一族皆未請命遂爲外臣丁丑三年報政西虜貢市奏功有詔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尚書開府如故屬有國慶得賜策書大父父咸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劉母公咸贈夫人而獨母張在堂得生爵爲太夫人也無何以故官掌南京都察院會言者有所觀望論公不任邊事　上知

公才弗聽也公謂太夫人老矣以疆埸之不寧敢以
私請幸而得奉甘毳鼇烏烏之情其敢忘賜力請致
仕以歸以後數年爲萬曆癸未陜西督府闕秦隴大
歉朝議舉可任者無踰石公又起家故官鎮焉其時
饑殍載道至人相食聞公再來咸蒲伏哭泣迎於道
路公心傷之日夜露禱爲秦民請命天果大雨及條
上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廣發倉庾以賑活者萬計
至秦六月内存撫百姓外治兵食以積勞嘔血卒於
軍中諸邊將吏莫不流涕守臣聞狀從弟司徒郎繼
芳爲夫人上書下禮官議以公砥節礪行竭誠死官

詔賜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謚曰恭襄遣使營其葬事

嗚呼可謂備矣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春容賈公待問墓志銘 總督

于慎行

洺州古之趙國河山盤鬱故多鉅公名臣毋論古往當 今皇帝時即有五大司馬皆備塞上多事任軍國之重有防禦功五大司馬者肥鄉邯鄲兩張公曲周廣平兩王公威縣則賈公也四公立朝差有久近其功多在東北賈公則以西邊開府累功積至宮保竟卒軍府天下奇其遇而悲之及慕其德望有餘思焉方公之卒制府具疏馳奏因爲請卹 主上聞訃

嗟悼詔贈太子太保諭祭四壇賜將作金錢使使往蒞其葬公諱待問字學叔別號春容其先東萊人高祖諱忠當國初西徙籍威之新臺里再傳諱昇三傳贈尚書公瑄始學儒術以明經貢四傳贈尚書公民少籍博士丁母李夫人憂廬墓三年歸而始室邑乘稱孝子云初娶張繼張及趙皆爵夫人趙夫人之有娠夢神白衣執幢導一童子入門寤而公降嘉靖戊午舉京兆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令陝之咸寧咸寧治會城煩劇公才敏器博推以至誠案牘如積迎刃而解嘗清兼并之稅五千餘頃治聲流聞壬申召為

禮科給事中稍遷吏工左右公之居瑣垣風儀詳整
進退雍容而擊斷糾虔不諱彊禦再疏論劾馮璫聲
震中外　上固不之罪也而當塗嗛之出爲懷慶知
府懷慶古之河内沁水出城西北秋雨汎溢民居漂
流公疏而濬之築長隄其上水不爲災察能改守松
江松江中倭日深困於兵食公爲節縮裁省除冗役
冗食若干請發帑金五萬代三服官罷境内閉田下
其直而售之得金三千以佐都水戊寅陞山西參政
駐節汾州汾城殷賑民居東南二郭狹而中虜乃增
西北二郭爲之子城恣民徙占辛巳轉本省按察使

南三月陞湖廣右布政使無何轉左居楚三年出內帑以為額楚民德之甲申轉南京光禄寺卿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遏有方盜不入境疏通鹽法使吉人受策於廣公私交便丙戌召入協理院事道中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條上清查寺田兼省客兵禁勾引簡練水陸諸事精意行之皆有成效旋以內艱去位庚寅火眞與套虜合入寇林𡍼二川河湟大震詔遣經略制府會兵出討值公服除起撫甘肅至則日夜籌畫設伏制虜斬甲首及鹵馬牛

羊無算招其旁番族八萬有奇虜斷右臂不敢飲馬於河明年改撫陝西會有他語詔需後命家居三年薦者日衆乃以操江起家陞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廵撫陝西時當寧夏兵變歲復不稔民多饑莩公多方拊噢稍得蘇息秋月防虜移駐河湟適中調度再出邀擊斬首積二百三十餘級所俘鹵降服可六千餘虜創而逸西塞以寧詔晉右都御史仍兼侍郎廵撫如故已而關中又饑下在所長吏煑粥施賑全活可數萬人松山在河西塞外羌虜之要也小酋賓兎竊據三十餘年莫能驅逐公會制府甘肅大集七

路之師分道出擊遂復疆土所部將吏收番族千七百有奇馬駝牛羊萬四千有奇羌虜道絕詔晉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允之火酋復入寇邊道將逐之戰於節子岡斬首虜二百有奇紹進勳階如令壬寅九月二品滿考會樞府以公積功併聞詔晉太子少保賜之策書於是大父母父母皆晉二品封時公以防秋出次十月事竣還省行至臨洮以寒疾卒公撫陝八年德教浹洽元元樂業稅使梁永恣其傔從剝民財物多殺無辜公上疏劾狀逮其人付之重典梁請於四鎮稅馬及得鎮守三邊如正德

故事公曰此亂萌也亟會制府上疏力陳不可其謀遂寢陝人歡若更生及公之没軍民悲慌如失所天云卒之前夕有星隕於西方按史楊公行部肇昌一夕夢別駕司理入告請爲開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啟報二人卒午而公訃至也臨洮一儒生騾白其母賈公召我毋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遂卒夫其生有所自去有所適斯已異矣公爲人豐下甚髯貌整而恪寬綽坦洞色笑溫然不爲畔岸才器博大無論夷險處之裕如少奉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如禮其事兄伯尤莊伯卒無後與弟季居所得祿賜盡以

付季使視生産季又早卒子育其孤以一官任之里
居遇布衣故人歡若平生大都以豈弟長者虛中體
物而内安外攘功名烜赫若此豈不彬彬質有其文
武哉公生嘉靖癸巳卒萬曆壬寅得年七十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鄧公光先墓志銘 總督

王家屏

虜自款貢保塞稱外藩踰二十年文武重臣擁節麾樹聲威於列鎮者其人可僂數乃勞閥最久勳績最著則文川鄧公督陝以西爛焉烈矣公諱光先字子孝別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也幼穎敏為文亢爽有奇氣嘉靖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宰松之上海用治最徵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按貴陽首發大中丞姦贓及家貴不法狀比士得人繼按楚窮治強藩徒黨

置之重辟諸宗斂手隆慶己巳擢大理寺丞庚午晉
少卿讞獄明允民無冤者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延綏時虜求內附廷議未有決公謂宜外示羈縻
而內修備備完操縱惟我所制耳貢議始定虜數要
市賞公劃爲定額錙銖不得溢于歲費大省上善後
四事悉中機要乘暇繕邊一千五百里邊人至今賴
之已移鎮陝西增置守將清理芻糧居數月號令肅
然回夷掠內地計禽其魁餘黨悉解萬曆甲戌以滿
績晉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尋轉左協理院事丙子
閱視薊遼保定邊務綜覈精明所上將吏殿最一準

於功實丁丑晉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國子生乙亥晉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無何晉右都御史仍左侍郎辛巳以母憂歸癸未起原官總督如故以邊勞晉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國子生丁亥晉太子少保予誥命公前後在制府八年宣示恩威申嚴約束務以大義折虜謀服其心而門出機權制其變大帥以下稟畫受成公揮麈而應之裕如也初蒞鎮値虜王擁衆而西名讐瓦剌實規利並邊城堡假道往來責送迎賂遺之費公預飭諸將分防要害待其至設詞布令遣之不聽則峻溝渠

絕之又不聽則陳兵甲威之虜計阻竟謝去迄東歸無譁者比再起遭歲大侵儲峙積乏公力請蠲賑外調軍餉內贍饑民活生靈溝壑中以數萬計甘涼孤懸天末番虜繹騷公條具選將練兵及增修洮河清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疏入　上皆報可虜自是不敢近塞海虜竊犯甘州公發兵禦之射殺其酋長黃合太等二人炒胡兒犯硤口卜失兔犯永興莊禿賴犯水塘湖公悉以方畧授兵捍禦次第剿平斬首數百鹵獲馬駝牛羊夷械甚夥又剿平羅賊五百餘人或須公戰績公曰將方納款吾安能嚴保

境安民期於封疆無事而已蓋八年之間東接金明西連張掖延袤數千里封守堅完吏民按堵無異時烽燔燧舉兵連不解之禍公之伐也　上熟知公忠勞先後璽書章服銀幣錫予無算公亦自念受國厚恩矢不以身家二其心時游虜侵軼諸番漸偪西寧而甘州卒復譟撫臺車下謀作亂不成亡出塞公乃移駐皋蘭窮日夜之力勛勤調度捕得叛卒首事者梟斬軍門游虜亦稍卻公乃還鎮未至而聞父南庵公病篤一慟輒僵不起以萬曆己丑四月九日距生嘉靖己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訃聞詔

贈太子太保予祭四壇命行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焉公敭歷中外服官十有一任大半居戎馬之塲其在行間嚴重有威嚬笑不苟望之如神明而襟度冲夷曠無城府與諸將若監司議事開誠布公人得自盡下逮輿厮走卒亦體恤甘苦煦然有恩以是無貴賤賢愚咸親附公願為盡力卒之日士民傾城溢巷驚走悲號其忠信愛利結於人心深矣身没未幾軍吏一不誡遂中虜禍臨洮之敗言者乃引繩批根波公以分其咎嗟乎公在虜躑躅塞下逡巡不敢前公殁乃遅得失重輕之效甚明而猶不免於遺議余因

是嘆忠臣任事之難也悲夫

大司馬總督陝西三邊魏確菴學曾墓志銘

郭正域

萬曆丙申正月四日大司馬確菴魏公卒涇陽里第其子知觀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爲狀越數千里詣予請銘念予與公生平石交宜有言嗚呼士君子爲世處操持斤斤耳世稱才難乃在彊埸夫粹白之士者於應變揮霍之才弛於廉隅公之才品可多得哉始公以南大司農謝政家居適虜寇西北羽書旁午有詔簡大帥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

府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款貢來武備日弛此宋人積弱之漸必我行者則罷款議戰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嘗試矣孰政咸報書如指始就道蓋歲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虜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　上嘉公勛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綺有加方計圖火酋而有寧夏之變哱拜父子故降夷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臣殺兵道據城以叛人心洶洶公以寧夏雄鎮士馬物力充牣而賊已負嵎又其家多悍卒降

夷布滿城中顯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或非可旦夕取也內窺關外通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斯坐困耳攻城之策為不得已即日發二檄偽撫以綏之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霸州以偏帥駐花馬鳴沙州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虜時時與虜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衝枚擣虜巢牽其反顧吾甬道無軔也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賊驍將哱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城堅不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

從賊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塞閘水倒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圮城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内應未幾哱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啟我師鼓譟入哱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公逗遛者詔逮公問狀公旣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得言逗遛縉紳爲公上書白寃者章滿公車公終不一言自明而 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蓋公魁岸偉丈夫也平生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而士大夫所嚴事則其

摺履端方議論不阿誾誾侃侃郎許部時有權璫爲
尚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大司農業許之矣公
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爲此輩潤囊
槖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嘉靖中分宜公相
欲改公郎吏部需一見始決公不見亦不果改蒲坂
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公公不肯受事再强之則
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公入
爲大司馬又欲得公爲屬公固遜亦不果改其生平
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兑法吏不緣爲奸
適虜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公遽攝戎衣乘城指

授方略虜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秉鉞在主計耶須之擢光祿寺少卿松江輸白糧不鑿當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為言公不可再言再不可公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骫法如此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糾虜為邊患　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固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遁耳我且撫而用之何購為語傳虜中勇以為信然雜市夷入城公偵知虜在遠酋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虜患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兩級尋以

梯棰厓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以疾告庚午起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公爲立年格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公每事未嘗不稱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縻也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爲之柰何公曰今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我議遂決今議牘猶在兵曹壬申今　上

郎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擣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爲國即有失不難盡言擣之一言非所敢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　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

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齗齗如也天下賢而
壯之未幾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
簡者有　詔褫公新命以侍郎還里居又數年爲
歲癸未江陵公敗乃起公爲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
御史督倉塲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
路大闢有犂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
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
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書顧
重違宰執意相覷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
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

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公遂再疏乞骸骨後又數年而起大司馬有臨洮與寧夏之役公嘗著四禮儀式爲鄉人祭酒每事爲綿蕞以行及居兩尊人喪先後六載不酒不肉不涉足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視鄉人饑溺由已輕重賑之無不滿意去而自處甚約蓋秦俗以商販爲業卽士類不諱持籌獨公有拔葵斷織之風焉歿之日里人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其內行醇備又如此所學主誠信不欺文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遺陽奏議詩文若干卷公諱學曾字惟貫別號確菴十

四為紫陽諸生嘉靖　舉陝西鄉試後六年癸丑成進士釋褐戶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至今官年七十有二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大科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於時同年大集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間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器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其一即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年盛傳余語爲笑巳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遽出遊處官簿未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

亦得徵重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丞出撫廣西也余别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嗟乎吾昔與公頡頏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日一龍一蛇泖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何言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榜中尚有白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蚍蜉腐鼠耶公大悟引酒自罰曰敬戢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計右江道討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爲本於是　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封元配侯氏繼配

盛氏皆淑人廕一子爲國子生會又值岑溪七山等
山獞嘯聚公復授討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
黎莫二姓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
招徠之發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
賜金幣乃公顧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遊擊
彭信古者槖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言者顧反
譏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中萬曆辛未進
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司寇梧岡公憂服除補紹興
先後在官以神明登第稱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
士舉賢能內召未補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

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所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從一祇事兩宮二愼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錮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凡在省若干年一被命督慈寧宮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愼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時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寇兩撫旅蠻文墨議論外表竪章章如此時稱爲文武才云公

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父司寇公生公最晚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未長學成直指其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往既司寇公貴而公布衣蔬食自如絕不作貴介紈綺態論者以武侯遺誡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林下時時謝病杜門單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記揚升菴集靈隱子爾雅說文行於世其居鄉抑抑下人逢掖寒畯皆狎而與交圭撮之能尺寸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而特亦有發憤蠭氣慷慨爭是非立然諾者雖自謂賁育無以過也教飭子弟與諸童奴

皆凛凛依廉讓執於萬石家風里中若無官閥內若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八歲訃聞下有司議䘏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加贈兵部尚書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應昌神道碑銘

王錫爵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爭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掊公者亦最急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

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
富生義義生儒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
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
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
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參政山
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察院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經畧以
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請青兵部覆
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
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於禮

及猗氏壇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嚙城城圮公捐丈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察
爲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
目擊邊弊嗟呼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
公即疏陳撫賞不便者三巡　京營邊報押至江陵
以無虜對公輒據實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
公濟南嗣後累官藩臬參伍兵事畧不以外補爲解
旣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
衆皆目爲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
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哱

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玒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駐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備糧製器又倉卒未備部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胥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謂公公曰我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踰水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屬繫軍中不許再入倭營而議

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地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人各緣仰面攀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垂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其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脅於薊鎮沈茂兵遣還

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定而公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

公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于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無鹽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内之倭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公負國乎抑言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就延歲月蠶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二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陛辭　上遣黄門陰瞯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綺以寵公行既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袝

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仍分前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堠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撡事圖策捷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湊公隨事裁决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即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最公受命時予適在政府每歎公經畧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瑕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畧則空名咨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

言以譯爲往來難四朝鮮列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望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 朝廷叙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功於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杜弼請裁抑勳人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

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汝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身膈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邪覩此而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平婚娶别有志銘曰島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播西東其疇故墟幾亡是公　帝命六師誕張九伐轂弓銜艫走雲掣月復城歸衞恩浹骨髮龍子暫分虎符復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蕭歌凱東回功成不賞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言諦付口碑時清論定終遺　天寵王綸金書泉臺夜

萬物層衣冠精靈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巖谷綿
亘草木蕃鮮桓桓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家祈
運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總督河漕御史大夫晉大司馬李公顒行狀

劉應麒

李先世爲唐西平忠武王後世有顯者入國朝諱子淵者生七子俱課以詩書次子麟中洪武丙子鄉試官國子監助教六子鳳字舜祥娶城南舒氏生子遠字宗爽舜祥業儒早卒舒氏苦節撫孤攜宗爽依外家遂居城南關外生子諱英字文華別號異泉以明經教授山海祀名宦春秋配食中山武寧王王開國元勳先生一儒官並列詳王大司寇世貞傳中時敬齋胡先生居仁以布衣倡道爲儒宗異泉先生與張

方伯古城先生俱嚴事之以故張李世世爲婣婭至
今河漕御史大夫大司馬公諱顒字惟貞别號及泉
益曰以志與泉先生庶幾及之乎公大父達州倅諱
伯卿字汝法父太學生諱思字可賢生子四公其仲
子也太學公早卽世公年甫十歲大父達州公延師
日訓誨之公發憤下帷旦暮誦讀不休出就試有司
時王少司寇宗沐爲督學使者夜夢宋范文正公來
謁及旦見公輒嘖嘖稱奇曰稚齒凝峻端重它日定
爲國器以隆慶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時諸同事者日宴會徵逐公辭弗與獨翻閱本朝

故實嘗與譚襄敏公綸談兵事無不中款襄敏公拱
手曰後來繼我而起爲國家干城者其在公乎已而
擢陜西道御史上疏舉理學胡居仁宜從祀孔廟疏
略云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沈潛學由積累以力
行爲實地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
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燕處存省益嚴飭躬細微
必謹孝友實行履歷大致卽愚夫孺子皆能述之副
使夏寅諦時政得水利十條行之至今稱便提學僉
事李齡聘主白鹿洞其學規與朱子教約並傳先臣
楊廉集國朝理學首簡薛瑄胡居仁謂不讓程朱高

弟夫瑄際時行道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處草澤一旦名動海內與瑄並稱非誠不可掩安能至是宜與薛瑄從祀孔廟所著居業錄粹言同瑄讀書錄行儒臣纂編性理後列于黌宮庶理學益明而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嗣後竟得並祀實公倡其議時御史胡滓以建言忤旨受杖爲民掌科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以建言謫外任朝臣危懼莫敢言公獨抗疏申救疏略云　祖宗建官設立臺諫廣言路也　皇上踐祚未幾一載而言官被斥者四如御史胡滓遂返編氓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

必顯謫處甲服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進
諫者不敢輕率妄言非有意怒絕四臣也但四臣久
斥則人疑聖怒未回匪惟被斥者無由自新而言官
益重自疑畏羣疑不釋士氣不鼓萬一有隱憂伏機
誰敢犯顏極諫自取罪戾哉伏乞召還四臣量授別
職則　聖哲益昭無虞永保而賢于堯舜遠矣以故
時論稱公峭直先是張江陵擅作威福勢燄薰灼公
奉命清戎楚粵江陵家在所部中公一切謝去關白
持三尺惟　王命是供又與江陵父抗因忤其意出
守湖州府署多祟前二千石多病死又湖俗世家多

豪貴人淩法滅紀無憚前二千石莫能制公獨以正
勝邪比至則府舍肅清內外斬斬吏胥不敢為姦捕
豪惡子弟不悛者傳爰書庾死獄中其他縉紳士民
無不斂手憚者郡賢士君子青衿好脩邉邉循禮無
不人人則効而文學彬彬制科得人獨盛凡公所賞
鑒拔擢多去為賢大夫莊士者守湖五載不妄取寸
絲尺帛其德化翔洽百姓為立生祠比之召父杜母
云已已備兵吳中時江陵欲齮齕異已一二大臣言
者已有端吳中羣少日相驚以收者且至先是王太
倉為宗伯時因忤江陵退居里中與王大司寇元美

治道家言宵人希旨誣以異端當事者多屏跡避去
公笑曰豈有詔使至而余不知者乎且余以身徇官
爲阿比孰與以身徇諸君子即得禍亦無憾聞退從
飲極歡于是羣少無敢動疑者始安異區謀叛幾萬
餘人議先據南徐次掠傍郡改元弘閏號天王公潛
伐其謀不數日渠魁授首吳中稱平兩臺以公首功
上聞時江陵素欲修郤止擬紀錄敘用亾何權相敗
公名位遊起擢浙大叅分部婺州婺俗多妬婦青稺
終身不嫁即儒紳家視爲故常公設令嚴禁軼令者
法無赦時有搢紳先生馮姓者暮齒得子尚在襁褓

族豪利其貲孳起齕兒幾不得活公廉兒狀肖父擒其藐子族豪咸伏辜馮嗣不絕婺士民羅子女拜皆下皆稱公賈父云已而總憲三楚楚故淸戎舊地適江陵議甫罷秋茶密網欲解未解又重以歲之饑饉也公崩繁勝殘囹圄無冤民部屬鮮賕吏時鄖陽學官有議移置叅將府府兵憤激變起倉卒中丞臺惶怖不能制鄖陽沈太守以株連受罪　天子震怒禍且不測公條陳兩臺以百口保之得俞旨守竟得脫禍公復密謀殲兵之首亂者不移時安堵如故楚人人能誦之踰年丁內艱三年耳不聽絲竹口不銜杯

酒夜臥不離密次壬辰服闋時王大倉居政府以曾救其江陵之禍德公務青欲自總憲超擢中丞公辭謝書云頗循資格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大倉以此益重公遂復除陝西總憲隨陞河南右轄時薊門屯營兵以當事減餉鼓譟凌辱帥臣邊備廢弛虜酋長昂𣅪然爲門庭之寇公素以材受知 主上遽陞御史中丞填撫漁陽漁陽跨山海抱昌 枕居庸爲三輔重地自譚襄敏經略後崇墉精卒稱雄鎮云夫惟是保塞諸夷北備虜東備倭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岸是責任而控制之亦惟是北口黃花屬虜巢穴朵

顏兀良跳梁爲梗喜峯大寧出沒常呼自公撫薊三年虜不敢飲馬于灤河疆場晏然烽火絕警以閒視邊功詔陞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時昂酋要撫賞黠驁難馴公設伏擒其心腹狡虜小郎兒等七名宣揚國威諭以禍福操縱賞予奪制其死命昂酋讋服願盡力保塞下自効會東倭蠶食朝鮮四方戍卒調海上有謀叛境內者公主帥臣策勦定錄功詔陞右司馬賜金幣頃虜酋伯牙僅一入寇爲一大創棄袍授首捷聞詔陞左司馬賜金幣益自石剛寨羅文谷破虜後華夷共仰之。[illegible][illegible]李太師相戒不敢犯所轄諸邊

大將而下偏裨及士卒無不懾服莫敢亢日與將士
同甘苦推心置腹又無不人人挾纊踴躍歡呼者時
大司馬缺廷臣僉推公　上方倚公爲長城難其代
需後命又三年有司課績最請給三代誥命并應得
錄廕用答勞臣制曰可遼左海上歲歲用兵所過四
方材官健兒募卒幾數十萬人公前後七年具甲乘
繕擊技轉餉糧東征藉是成功兵部題敘共襄督撫
鎭道推公功第一詔陞右都御史兼司馬視事如故
并賜金幣特中使四出山海爲虛生靈荼毒輒稱衡
命逮監司及守令若而人御史中丞一麾而退者又

若而人公從中調停一疏而減稅數千再疏而罷監
關之令又再疏而極陳利害深中使者使者不敢辨
疏略云謀國而實蠹國導利而實貽害今之建礦議
是已夫取礦必釀亂防礦必費財分礦必鮮利我國
家定鼎燕京王氣所鍾孕爲金寶大都產礦之區即
陵京靈長之脉　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慮至深
遠矣西山空煤煤乃地濁所凝即多取無傷靈秀礦
乃天寶所聚少有宣洩必損王氣即使官家秋毫無
費民間寂然無譁亦無寶金玉而不顧根本之理矧
究竟得不償失利又不勝害乎今畿內聚五方之人

利孔一開亾命羣集劫奪無憚震驚　九重臣卽伏
斧鑕曾何益于理辭哉又疏略云地方貧困歲又災
荒臣目擊心傷今銖求寸取死而復生之民離而復
集之衆終于匪夾則徙顧閭閻愁嘆之聲難徹宸聰
而羣小掊尅之計易聳聖聽公輸什一私囊什九窮
簷旣不聊生抽稅復椎骨髓近山海官民殺傷已萌
釁孽今有人冒奏分疆東西重疊派稅無論民莫必
命謂　明旨何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于輦轂之下
臣不勝大恐又疏略云按高淮倚恩媒孽羅大器無
辜受抑內監外僚原不相轄卽監中小豎非自爲不

法奉　旨提問未有屈膝于部院大臣者畿輔郡佐
體統頗崇非庸惡陋劣豈肯奴顏于稅監之前山海
號稱嚴關得此廉能之吏可當無數勝兵奈何挾私
橫誣去之若振落乎且遼陽礦稅與薊門無涉皆若
劾淮所爲有司將無噍類　皇上奉　天之權制馭
宇內臣等奉　皇上之權彈壓屬僚今以　天授
皇上之權　皇上假臣等之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
夕允如響應聲即所黜當罪尚非所以爲名矧乎地
風波使良吏無端斥逐臣復不避斧鉞非爲一官惜
爲　陛下紀綱惜天下萬世公論惜也當是時若某

某則頒以稅付有司分毫無所侵某某始猶桀驁後竟輸誠帳下去來惟所裁某某嘗語人曰如薊鎮撫臺李公恩威並濟亦人類耳敢不效命以故諸郡國俱受困薊門即無利亦不甚害公力也順永間頻年旱魃赤地千里公步禱祈雨輒應野有青草民無菜色即歲之不易先後具疏請粟數萬餘石 天子惻然動念亟令發倉公督屬分方煮粥以救飢亡仍責成正官躬率舉行毋令衙役市猾獲售其姦又捐貲置學田贍庠弟子貟之貧者復恐其餘貲盡以濟荒所全活百萬餘人拮据十年報績九載保障扞禦

內安外攘益勞苦而功高如此按臣凡三大閱並敘賢勞該部請陞爲大司馬廕子入監方候旨辛丑歲上念其積勞欲暫逸之詔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時黃河汎溢實惟陵運是虞舊總河大臣或以罪去或以憂歿迄無成功致厪　主上旰食疇咨擇可爲荒度者廷臣前後會推十數人未允及推公次日　命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僉謂此聖主特達之知公遵旨兼程赴任任事甫六旬蒙霜露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遍周咨必然之畫討惟順下流爲永賴具疏恭報先定期日鳩工疏略云必須上

築決口下疏故道乃能鞏固 皇陵永濟漕運先爲隄防挑濬以救目前一時之急繼則殫力疏鑿以爲日後經久之圖第恐汴隄增修新土未堅則難禦排山之勢開壓增建黃水斷流則實慮膠舟之患洳河備運瀆湖支渠未開則又虞風波之險每一念及心悸股慄寢食俱廢敢不惟力是視幸而有濟何敢言功敬陳施爲之略少紓宵旰之憂疏上 天子以爲能溫旨慰勞時公方督率各屬司道郡縣等官巡行經理更念脂膏已竭時詘舉嬴日夜焦心勞思卽積憂盡瘁嘔血數升不止輿回濟署及革呻吟恍惚慨

然曰上負　主恩死不瞑目言訖長逝嗚呼哀哉訃
聞　上震悼痛惜念薊鎮功詔贈大司馬𢈔一子入
監諭祭二壇差官造墳安葬公生平正直忠厚剛毅
清嚴窮達如一歷仕幾四十年粹然絕無訾議　皇
綸褒公宏才偉畧亮節純忠而慕義無窮施恩不報
待舉火者三族霑汚潤者九里篤故收窮門下士得
御者如登龍門其隱微不欺媟褻無溺終身不置側
室內子無衣帛家藏無金下重器敝車羸馬布衣蔬
食澹泊寧靜宛然巽泉先生家法則余周旋久獨窺
公之深者公刻餘干七記附巽泉先生傳爲跋傳于

也又重訂刻敬齋先生居業錄幷諸名公序跋亦可
以見公志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終